



驼铃和鹰笛

TUOLING HE YINGDI

赵燕翼著

572
=2-2

驼铃和鹰笛

TUOLING HE YINGDI

赵燕翼 著



驼 铃 和 鹰 笛

赵 燕 翼 著

郑国英插图 陈国强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75 字数 89,000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5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560 定价: 0.33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作者以优美抒情的笔调，勾勒出富有诗情画意的边疆少年的生活风貌。这中间有：汉族少年认真学习哈萨克语言，为牧民当翻译；哈族少年塔塔尔汗机智勇敢逮住偷越边境的特务；卡西木驯育一匹骏马，献给解放军叔叔；藏族少年毛刀段，刻苦学习，热爱畜牧工作；海里曼老师深入牧区办驼背小学，教育了染有不良习气的夏巴斯，不专心学习的玛罕；还有阿桑、道尔杰、亚什吉等藏族少年儿童，为了保护公社牛羊，跟大黑熊、野狼、暴风雪作斗争的故事。他们热爱边疆，热爱公社，热爱学习，热爱劳动的精神，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！

卷 头 寄 语

亲爱的小读者！

你到过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边疆吗？

在甘肃千里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区，在新疆阿尔泰辽阔的高山牧场上，大鹰高飞，骏马长鸣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自然景色，极为壮丽！在那里，居住着勤劳勇敢、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和哈萨克族人民。

游牧地区兄弟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，完全和内地不同。比如，一个小不点哈萨克巴郎，就能骑一匹飞奔的烈马，在草原上纵情驰骋；一个十来岁的藏族尕娃，就敢于向一头森林里游荡的大熊开火……这岂不是使你感到惊讶的奇迹吗！

可是，远居边疆地区的小朋友们，尽管生活环境不同，风俗习惯特异，但他（她）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，都是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哺育和滋润下，开放于祖国大地上的美丽花朵。

我很高兴通过这本故事集，能向你介绍这样一些可爱的新朋友。这里有小骑手、小猎手、小牧人、小翻译；有与偷入国境的“黑山熊”斗智斗勇，终于取得胜利

的小英雄，也有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殊死搏斗，最后献出宝贵生命的小烈士；有热爱集体、学习雷锋、多做好事的先进红领巾，也有散漫贪玩、抽烟掏鹰，需要批评教育的小淘气……

亲爱的小朋友！在这本书里，我想尽可能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一些，把人物描画得活泼天真一些；我尽量避免枯燥乏味的表面说教，而想通过艺术的感染作用，使你如临其境，如见其人；读完一篇故事，能在感动和回味之中，自然的受到有益的启发和教育。我是努力照这样去做了，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，希望多多提出批评意见，帮助写书的大朋友今后注意改进。

《驼铃和鹰笛》这个书名，是从两篇故事中的两样“道具”取的。《在蓝色的原野上》写了一位哈萨克小学生乌隆木汗，他骑着上学的那匹骆驼的脖颈上，挂着一只丁令脆响的铃当；在《浪哇牧歌》中的另一位藏族少年毛刀段，当他在山岗上放牧牦牛的时候，常吹一管大鹰翅膀骨做的短笛；我把“驼铃”和“鹰笛”这两样什物合起来，以概括阿尔泰山草原和祁连山草原边疆地区独特的生活风貌。你在阅读故事的时候，将会感到鹰笛的悦耳和驼铃的亲切。

赵燕翼

一九七八年儿童节前夕于兰州

目 录

卷头寄语

巴郎翻译	1
塔塔尔汗	21
卡西木有匹骏马	38
在蓝色的原野上	51
浪哇牧歌	67
银色的海螺	106
红花	132
提灯武士	155
亚什吉	163





巴 郎 翻 译

父亲——马长路。

儿子——马千驹。

我们就来讲一讲“老马”和“小驹”的故事。

马千驹乳名叫“小石头”，是爸爸妈妈在石河子垦区农业建设兵团工作的时候生的。以后，爸爸马长路调到铁列克草原的山鹰牧场，小石头也就离开了石河子，来到阿尔泰山的哈萨克牧场，进入场办小学念书。他在学校里，和哈萨克小朋友们混得很熟。每到假期，总喜欢跟民族同学到牧业队去，一块儿放羊，剪毛，拴牛犊，接羊羔……假日生活很愉快，很有意义。可是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忽然惊醒，听到爸爸妈妈说话。

“……他简直成一匹野马驹子了!”妈妈说,“我想,不如把他送回南方老家去,就让他在那里上学好啦。奶奶也一再来信,很想念新疆出生的这个小孙娃哩!”

“是呵,”爸爸接着说,“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来到边疆地区工作。作为一个革命者,党指到哪里,就在哪里战斗终身。可是,我总常常怀恋着出生过我的乡土。自己不回去,让孩子回去,这对故乡的亲人,总算是一种安慰。”

妈妈又说:“明天牧场的翻译哈依热罕,不是要到内地出差吗?干脆,就把小石头带到淮安去。”

爸爸笑起来:“你也太心急了!总得给孩子做做思想工作,还不知他愿不愿意去呢?”

，……………

听到这里,小石头那一颗心,就禁不住卜卜地跳起来。爸爸妈妈啊,你们怎么凭空想出这么个怪主意!小石头出生在新疆,就是新疆人;干吗要让人家离开这高高的阿尔泰山,离开这宽宽的铁列克草原,离开亲亲热热的哈萨克小朋友们呢?不去,绝对不去!我们红领巾也要听毛主席的话,在这美丽的边疆大地上,生根开花!哎呀!听妈妈那话头,明天就要把她的儿子,交给那个哈依热罕处理了。要反抗吗?说不定会把小石头硬塞进汽车,唿隆一声,就飞向那遥远的地方——这可不得了!

快想办法！快想办法！！快快想办法！！！……

可是，直到黎明的曙光，透进窗户，小石头还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。

他在万分着急的时候，忽然记起读过的一本什么小说上，有一句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的话，也顾不着仔细琢磨，就偷偷翻身起来，趁大清早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向阿尔泰山黑沉沉的森林里跑去了……

当爸爸妈妈发现孩子不见时，就到处寻找。先在牧场周围找了一天，哪里有他的影子！这可把老马夫妻吓坏了。唉唉，要是这匹野马驹子，乱钻到深山老林里，碰上豹子哈熊什么的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

直到第三天，才在高山夏季牧场的一家牧民那里，找到了这个“逃亡者”。这时，他正在宽阔的草地上，兴高采烈地骑骆驼哩——你瞧这小鬼！

爸爸妈妈好说歹说，劝他回去。他向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保证不让他回什么老家；第二，要把“马小石”这个名字，从此改成“马千驹”。意思是：他要永远做一匹草原上奔腾驰驱的“千里驹”！等到父母明确表态，两个条件全部接受，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相跟下山了。

这便是两年以前，马千驹和自己父母的一场斗争故事。

如今，马千驹已经十三岁，爸爸妈妈早已忘掉了“石头”那个名字，都亲昵地喊他“小驹”了。

今年仲秋时节，在一个云淡风平的星期天下午，小驹正帮助一位住在场部旁边的哈族老奶奶，替她担水、劈柴；却见爸爸站在场部门口，招手叫他。

“小驹！”爸爸向站在面前的儿子说，“刚才有个不认识的老牧工，来到我的办公室。一推开门，就说了一长串子哈萨克话。你知道（爸爸抱歉地笑了笑），我哪里能听懂他的意思！看他那激动的样子，不是边境上发现什么情况，来向组织反映；就是生产上遇到什么困难，要求领导帮助。偏偏场部两个翻译都不在，急得我满地打转转。我本来要去找商店里的托留汗，一想到他那一口别扭的汉话，竟然会把‘公鸡’翻成‘鸡蛋的妈妈的爱人’，就失去了信心。还不如找你试试看——好小子！你可别翘尾巴！这可不是你跟哈萨克巴郎子①闲磨嘴皮子；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。要是出了一点儿差错，小心我要扯断你的小尾巴！”

十三岁的少年马千驹，听完爸爸的话，笑着点了点头，心里却说：“爸爸你在哈萨克牧区工作了好几年，离开了翻译，就只好‘喝酸奶子’！”

小驹心里对爸爸的批评，原来有个笑话：当老马场

① 巴郎——“小孩”、“娃娃”。

长刚到铁列克草原的时候，也曾深深感到，在民族地区工作，不懂民族语言，对革命事业，会带来多少困难啊！因此，他一度下决心学习哈语。但由于老马生长在江淮流域的农村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土音，虽然学了几句哈语，讲出来人家也听不大懂，甚至闹出了象“喝酸奶子”一类的笑话。那年，他带着翻译哈依热罕，到夏牧场做调查研究工作。有天中午，他在牧业办公室的毡房里小睡了一会儿，醒来要找翻译，哈依热罕却不见了。老马便到附近牧工的毡房里，用半生不熟的哈语问：“哈依热罕巴勒么？”对方猜了一阵，忽然连连点头，把客人让到花毡上，盛了一碗酸奶子，恭恭敬敬请他喝。当时，老马对酸奶子的滋味，还很不习惯；为了尊重民族礼俗，只好低着头，勉强把它吞光。接着，又问：“哈依热罕巴勒么？”好客的主人，连连点头，又添了一碗酸奶子，双手递过来……原来，这是一大误会：哈语把“酸奶子”叫做“阿依然”；老马本意是问：翻译哈依热罕有吗？得到的回答，却是两碗酸奶子！从此以后，老马对学习哈语，就再也提不起劲头了。恰巧，那时山鹰牧场的粮食不过关，党委研究决定，让马长路同志主管农业，好好抓一抓。这个场所属的农业队，大多数社员是汉族、回族，也有几户蒙族、哈族，却都会讲汉语。因此，老马用不着带翻译，就能行动自如地开展工作。他

下了几年功夫，动员组织群众，兴修水利，搞大寨田……粮食产量是抓上去了，但从前学下的那几句绕口令哈语，却忘了个一干二净。今年年初，原牧场场长杰克巴斯，县上调去当畜牧局长，空下来的职务，上级委派马长路同志接替。职位一变，工作面扩大了，接触的人多了，场长身边，就经常得有个翻译了。

马千驹跟着爸爸，急忙来到办公室。只见一位年约六十岁的哈萨克老人，穿一身高山牧场厚重的防寒服装，不安地站在地下。小驹赶步上前，握住陌生老爷爷的双手，亲热地向他问好：

“开里亚！阿曼加克斯！”①

“加克斯！加克斯！”老人一面回答，一面睁大眼睛，瞅着这个会说哈萨克话的汉族巴郎，感到无比惊喜。

老马场长郑重其事地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翻译。”

小驹谦逊地笑着，把爸爸的介绍译成哈语：“木脑民能奥达鲁什木。”

老牧人更加惊奇，呵，还没有脱掉胎毛的马驹子，居然也是个“翻译”！

场长接着说：“老人家！你今天来得不凑巧。我们这里的两个大翻译，都不在家。这就叫做：树上飞走了

① “开里亚”——“老人家”。“加克斯”——“好”。用客气的语气向人问好时便说“阿曼加克斯”。

百灵鸟，只好听小山雀子喳喳叫了！”

听爸爸讲完这段话，小翻译马上用阿尔泰漂亮的哈语，呜哩哇啦翻译过去。老人高兴地笑着，连声称赞。还引用了一句哈萨克民间格言，表示对这位巴郎翻译非常赏识。

“好，好！”小驹用汉语转述老人的话说。“我们哈萨克有一句格言：跑不上第一的大马，还不如一匹马驹子！”

“对啊，”场长一听，立刻表示同意，说道：“就拿学习民族语言这一点来讲，我这匹老马，就远远赶不上这个小马驹子！”

当小驹用幽默的语调，翻译出这段话时，老牧人张开豁牙齿嘴巴，快活地放声大笑起来——场长的



对答，固然风趣；翻译的水平，也真个棒！

讲过几句笑话，小小办公室的气氛，立刻活跃起来。有了翻译，那一堵隔在两个民族之间的语言高墙，就象突然开了一条通路。三个人坐在白松木办公桌边，开始了亲切地交谈。

原来，这老人名叫木沙，是红星公社的牧羊工。他那一组的两群羊，刚从后山里转移出来，住在阿克塔斯地方，等待安排药浴。不料前天夜里，有几头哈熊闯到圈上，惊散了羊群，噼啦啦都跑下山坡来。等到牧工们赶跑野兽，忙活了一整夜，把那些健壮的长腿红毛羊追收拢来，已经离开本公社的药浴池很远了。如果再赶回去，往返几十里山路，那是很麻烦的。木沙打听到山鹰牧场今年在马蹄泉新修的药浴池，这一向正在给羊洗澡。马蹄泉距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很近，因此老木沙来向牧场接头，看能不能在这两三天内，抽个空子，把这两群羊代浴一下……

山鹰牧场场长马长路，通过自己的小翻译，完全听懂了红星公社老牧人木沙的来意。不觉惋惜地说道：

“咳，要是你早来一两天就好了！我们的药浴工作，原计划今晚就要结束。人员和器械，都要全部撤回……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沉思起来。

老马场长说的完全是实话。山鹰牧场有十万头大

小牲畜，现在正按严密的计划，分批分期，退出寒冷的高山草原，向霍尔次河谷地带转移。要是某一个环节错乱，就会对转场的整个秩序和进程，带来麻烦。作为全场生产调度总指挥，场长不能随便延长药浴时间，而使预定的步骤陷入混乱。

老牧人木沙，一听这里的药浴工作今天就要结束，就轻轻叹了口气，沉默了。小驹看着老爷爷满脸失望的样子，心里一个劲替他着急。他不止一次听哈萨克牧人讲过，“疥癣”和“羊虱子”，是羊群的两大敌人。在旧社会，但凡羊子传染上这种顽固疾病，人们干瞪两眼，看着它们成群整群的死去，毫无办法。自从解放的红旗插到草原上，人民政府陆续派来一批一批畜牧兽医工作者，开展畜病防治工作，修建了药浴池，才根本上制住了这两大病害。唉，如果木沙爷爷的两群羊洗不上药水澡，说不定会给可恶的寄生虫留下缺口，传播开来，那还了得！要是再让老人赶上羊群，重新返回红星公社药浴池去，那要爬多少高山，走多少险路，吃多少辛苦啊！……小驹想到这里，决定站在老牧人一边，替他敲一敲边鼓，便试探地说：

“爸爸！咱们应该想一个解决的办法才对呀！”

老马场长笑着，用考验的语气问道：“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说，该怎样解决呢？”

小驹立即建议：“咱们来一个加班突击行不行？”

爸爸赞许地点点头，看看手表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
了，便当机立断地说：“对，我和你的意见完全一致。时
间不等人，告诉老大爷，就在今晚，给他的羊群洗澡。”

小驹一听，满脸焕发出兴奋的神采。他用歌唱一般
的声调，通知木沙老人：

“开里亚！木乃布贡，塞能活因得，苏阿托乎达木！”

.....

马长路场长，身边经常留着一匹铁青大骗马，用三
脚绊或长皮绳，放到场部附近的苜蓿地边吃草，以便随
时应急使用。此刻，由老牧工木沙帮忙，套上轡头，备
好鞍子。场长又带着小翻译，亲自去发动搜罗了几个
“临时工”，都陆续集合起来。他们是：商店营业员托留
汗，信用社会计萨甫，和场部食堂管理员哈里曼。这
几个身强力壮的哈萨克，听了小参谋马千驹给他们出
的主意，都在百忙中各自抓到了一匹乘畜。萨甫从打
草队的爬犁上，卸来一头黄犏牛。托留汗在驮运盐硝
的过路客跟前，借到一峰骆驼。哈里曼就近从磨坊里，
牵出那匹老骡子。小驹却不去找别的牲口，要求爸爸
把他捎带到大青马的屁股上。这匹马虽然驮了两个人，
却撒开轻捷的四蹄，带头快步前进。在后面，那峰骆驼，
晃动肉山一样笨重的躯体，哇哇叫着，跟上来；黄犏牛